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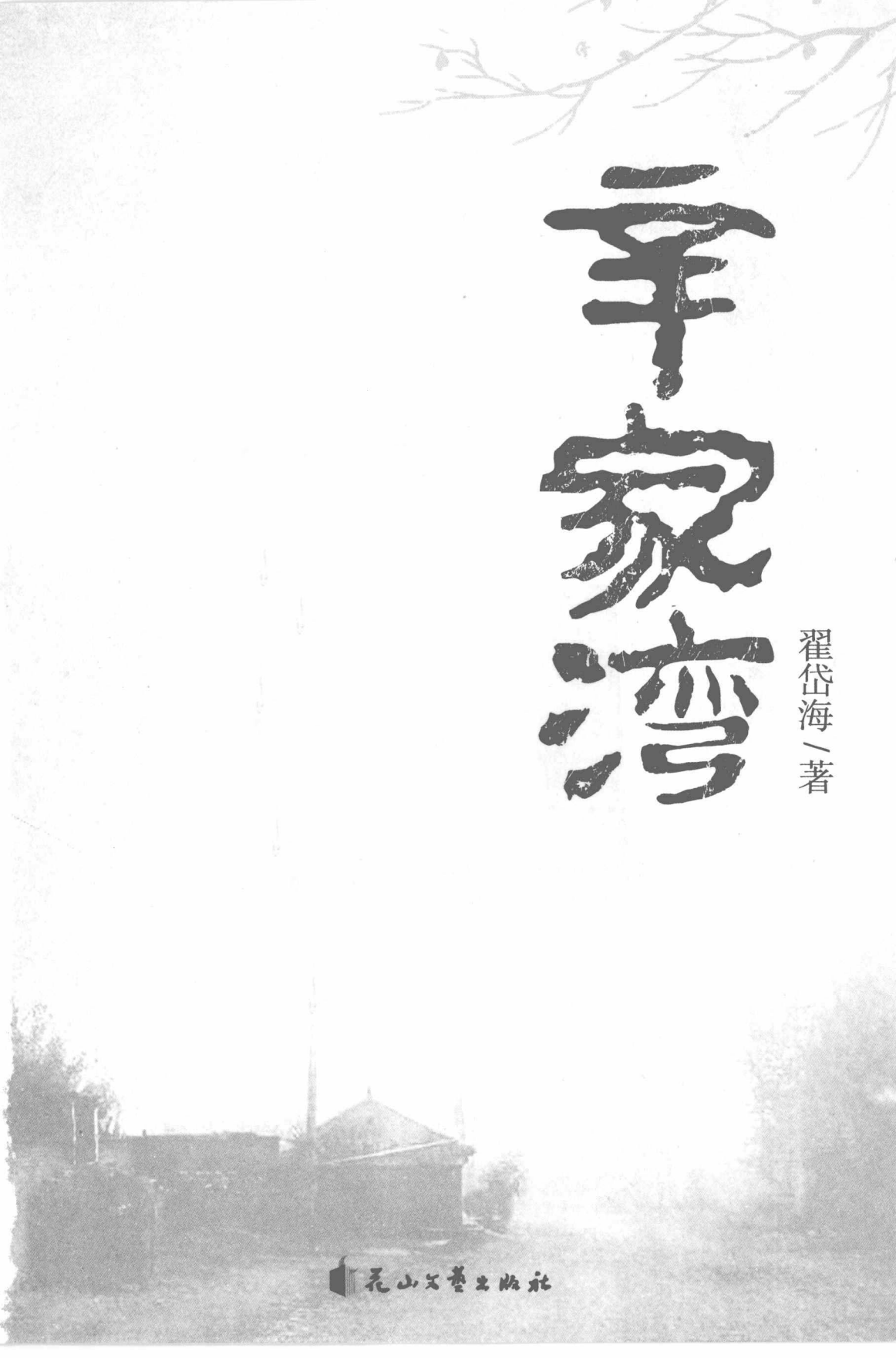
河北省出版精品出版工程图书

平家湾

翟岱海一著

一部中国乡土生活的心灵史和变迁史
一部中国当代农民的生存史和奋斗史

花山文艺出版社



辛家湾

翟岱海／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辛家湾/翟岱海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7-80755-722-7

I. 辛… II. 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7204 号

作 者:翟岱海

策 划:李晓明

责任编辑:张国岚

李 伟

李 爽 hsls999@163. com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050061

网上书店:<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0311—88643225

E-mail:hspul@163. com

印 刷: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16

字 数:361 千字 **印 张:**26

版 次: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755-722-7

定 价: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1. 辛寿长揣来的“喜事儿” / 1
2. 一枝花的枯荣 / 3
3. 在愧疚、惶恐和羞涩中唤醒 / 10
4. 胜利胜利,皆大欢喜 / 14
5. 辛寿石的“新家” / 17
6.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 24
7. 没有遗体的葬礼 / 32

第二章

1. 兴奋得有点热血沸腾 / 37
2. 以为生来就会的把戏,竟然没能玩好 / 40
3. 金砖与美玉 / 44
4. 文化之痛 / 46
5. 像一朵被夜雨摧打的花儿 / 50
6. 活着还是面子,这是个问题 / 55
7. 红透了的三代赤贫 / 61
8. 在狮虎和癞皮狗之间选择 / 66

第三章

1. 被改造着的两代人 / 76
2. 小肩膀和大代价 / 82
3. 风起云涌的波涛 / 87
4. 自危与求生 / 89

第四章

1. 生来就是个“爷” / 95

2. 响亮的耳光,和辛寿长的胜利 / 100
3. 扎根辛家湾的“功臣” / 105

第五章

1. 女中精灵,男中枭雄 / 112
2. 学大寨的“点儿” / 118
3. 吃饱最是管用 / 122
4. “那个菜甬炒了吧” / 132

第六章

1. 能不能灵的“灵丹妙药” / 137
2. 要蹲下去看蚂蚁 / 142
3. “两只藏在洞里的田鼠” / 148
4. 比人还精,猴儿精 / 155

第七章

1. 不能说出的秘密,却总想说出口 / 161
2. 一只不长眼的兔子 / 167
3. 年轻的“民主派” / 171

第八章

1. 及时的一掌 / 179
2. “必须做个大文章” / 181
3. 学习班的大作用 / 185
4. 换掉这把“没钢的刀” / 190
5. 想起那只狂咬自己尾巴的小狗 / 194

第九章

1. 攻坚前夜 / 202
2. 倒像个狼狈的逃兵 / 208
3. 让人感慨的暗中协助 / 212

第十章

1. 一封信的分量 / 219
2. “不当干部当农民,不挣工资挣工分” / 223
3. 都说“好”的养猪方案 / 231
4. 都成了鸵鸟 / 235
5. 可叹可笑可气可怜 / 241
6. 究竟该怎么交代 / 245

第十一章

1. 朱爱农的女子打井队 / 259
2. “根焦皮干心不死” / 265
3. 其实老书记心里都明白 / 269

第十二章

1. 最简单又最深奥的困惑 / 276
2. “主席来信” / 284
3. 碰个头破血流,我也认了 / 293

4. 玉米苗也得分主义 / 299

第十三章

1. “怕由不得你了” / 307
2. 孙猴儿的帽子,没戴坏,摆弄坏了 / 314
3. 这湾水可深着哪 / 321

第十四章

1. 三全其美 / 326
2. 拧心的疼 / 334
3. 心如死灰的喜事 / 339

第十五章

1. 一级二级三级的关心 / 347
2. 嘛狗屁前途 / 352
3. 旧路不通,还有哪条路可行? / 355
4. 不被接受的“政治设计” / 362
5. 轰轰烈烈,冷冷清清 / 369

第十六章

1. 迟到的新生活 / 375
2. 三十年间来与去 / 379

第一章

1. 辛寿长揣来的“喜事儿”

从公社回村，辛寿长没走大道。自行车从田间小道就近直插过来，上蹿下跳地颠。克制不了的急和火。往日有意无意所端的架子全没了。车子撞着一条懒懒卧着的狗，狗嗷的一声蹿走了，又回过头来冲他叫了几声，咋呼啥，老子不理你。天还不是很热，可他头上冒起一层油汗，身上也发黏了。他捋捋袖子，只顾用力蹬着车子。在村头，有两个社员跟他打招呼，他似乎没有听见，也似乎应答了一下，脚下却一点儿也不松劲。他直奔辛胜家。到大门前，猛地刹车，右腿往后一旋，两脚同时落地，一下子用车子前轮顶开了掩着的大门。

“辛胜去组织部！”辛寿长一进门就喊。他根本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

辛胜从屋里出来，一手提上还趿拉着的鞋，一手揉着眼睛：“长叔，吗事？”

辛寿长支好自行车，拽拽衣襟，觉得自己得严肃点：“八成是那个事上面批下来了，跟你谈话。”

辛胜眼睛一亮：“是吗？这么快呀！”

辛寿长说：“赶紧去吧，别误了时间。”

辛胜娘从屋里出来，走到辛寿长跟前，一脸笑模样：“干吗去呀？”

“去县里。”

“去县里？”

辛寿长摆摆手：“回来就明白了。”

辛胜往外走，辛胜娘说“等等”，急忙到屋里拿出一件干净的中山装上衣：“别邋邋遢遢的，让人笑话。”

“怕嘛呀，庄稼人本色。人家陈永贵出国还穿着家做的粗布褂子，头上扎个白毛巾呢。”辛寿长打量着辛胜，感觉绷着的脸早已悄悄地开出花。

辛胜娘说：“不能跟人家比。”

辛寿长：“干吗不能比？说不定哪天咱辛胜也出国！”

“先别做那梦。换上换上。”辛胜娘扯下辛胜那件肩上擦着补丁的褂子，把中山装给儿子披上。

辛胜把胳膊伸进袖子里，系上扣子，看看辛寿长。辛寿长说：“行，去吧。”

看着辛胜推自行车出门走远，辛寿长回身攥住女人的手腕，大步跨进屋里。不等女人回过神，便老鹰抓小鸡似的把她整个身子抄起来，在屋里转了两圈。女人两手舞动着：“大白天的，你这是干吗呀。疯了？”

辛寿长不言声，一下子把女人扔到炕上。女人“哎哟”着：“炕也砸塌了。你到底怎么回事呀？”

两人喘完了粗气。辛寿长把手抚摸着女人的肚皮：“你这块好地，我没看错，没辜负了我的好种儿……你这个娘儿们也该露露脸了。”

“你说，辛胜……”辛寿长稳下神来，他不急于回答，而是点上一支烟吸了两口，才把消息告诉女人。县里给公社来了电话，咱辛胜出息了。女人愣了愣，然后扑到男人那汗淋淋的胸脯上，止不住颤抖着，呜呜地哭了起来。二十五年了，二十五年的苦辣酸甜啊……

辛寿长轻轻拍打着女人的后背，听着她抽泣，思谋着：该庆贺庆贺了。他不是那些没见过世面的穷小子，只知道过嘴瘾，填肚子。那么就

把公社的放映队叫来演一场电影，请县里的剧团来演一场戏也行……但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能那么张扬，自己心里乐就行了。长久乐下去，才是他辛寿长。他双手把女人的头从他的胸前推开，两人四目对视。好大一会儿，他用拇指和食指捏住女人已有些松弛的脸腮，扯了几下，说：“咱俩庆贺庆贺吧，还是那个时间，老地点，老节目，好好演演。你看，多亏当年我演了这个节目吧。”女人抹一下泪眼，撇撇嘴，似笑非笑，用力点了一下头。

辛寿长站起来，拍拍屁股，荡出了辛胜家。在大街上，他慢慢踱着步子，一副平日里矜持的样子。走出老远，辛寿长回头望望辛胜家，微微一笑。笑得很小，但意味深长。

2. 一枝花的枯荣

申志兰十七岁从三十里外的一个小村嫁到辛家湾时，算得上是村里的一枝花。辛家湾算不上富村，可远近闻名。大运河绕过村西，津浦铁路穿过村东。四通八达，水陆码头。那时运河长年有水，小火轮拖着三五只七八只多到十几只小木船运粮运煤运杂货，呜呜的汽笛声在村子的上空久久回荡。也有的木船不用火轮拖，顺风撑着帆，慢慢地漂。舵手在船尾掌着舵。风平浪静时，一手扶舵，一手夹一支烟，悠悠地哼着小曲，还不时与两岸的人打个招呼。风紧浪急时，才显得庄重起来，眼睛盯着前方，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逆风时，帆落了。船工们便下到岸边，三五个七八个斜成一排，将纤绳的横木挎在胸前，古铜色的肌肉绷紧了，身子低伏着，头几乎擦着地，一步步向前蹬。时而有领头的喊起号子，几个人抑扬顿挫地跟着唱和。这号子，并不如舞台上唱得那般嘹亮高亢，而是低低沉沉从胸腔深处发出伴着喘息的重重的吼。这吼，喷在地上，便砸成了一个个脚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进行着岁月的雕刻。

津浦铁路是中国最早的南北大动脉，它在辛家湾撂下了一个站。站不大，一日也停不了几趟车，可在东水县域内只有这一个。不仅县内，

往东往西几十里上百里，人们上下火车、托运货物，都要到这里来。铁路沿线以外的老百姓，一辈子没见过火车的，不知有多少。有则笑话，说某个第一次见到火车的人惊叹：这家伙，趴着，就跑这样快；要是站起来，还不知有多快！一些人家农闲时带着孩子，走几十里，到辛家湾来看火车，算是一次能与人炫耀的经历。

申志兰嫁给了辛寿石，辛寿石幼时得过婴儿瘫，治好后落下残疾，腿脚有点跼。比瘸轻一些，所以叫跼。在你面前走几步，不仔细瞅，看不出来。村里人都知道，有时背后称他老跼，或者老瘸。后来同伴当面叫起来，他先还瞪瞪眼，渐渐地听惯了，也没法计较了。

申志兰和辛寿石相亲见面时，没有看出跼来。小伙子个头不矮，模样也凑合。有房有地，是个殷实肉头户。哥们儿一个，大姑小姑也没有。婆婆死得早，只有公公。进门就当家。再说，辛家湾多活泛，在这火车火轮都有，水陆都通的地方过日子，也算开眼界了。反正在那不知道火车是站着还是趴着跑得快的偏僻小村里憋屈一辈子强。

就这样，申志兰在吹吹打打的喇叭声中进了辛寿石的家。

那一日早晨离家时，还是晴天，只飘着片片白云。可走到半路，片片云彩渐灰渐暗，连成大片后，成了乌云，遮住了太阳。雷声由远及近，隆隆响过后，淅淅沥沥下起雨来。申志兰觉得晦气。她突然地升起了一些疙疙瘩瘩的预感，这预感也如同越积越厚、越压越低的乌云，听着雨点一会儿大一会儿小吧嗒吧嗒打在轿顶上，申志兰不由得独自落下泪来。

申志兰上面一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都相隔两岁。兄妹三人数她长得出众，脾气“抠”。村里人把不吃亏，不受屈，爱找茬儿的女人称作“抠”（读阳声）。哥哥让着她，妹妹怕她，爹娘宠着她，她越加“抠”起来，成了个“人尖儿”。在家里，不顺她的意，便哭闹打滚，使一家人不安生。在外面，又有小伙子们爱贴乎她。她那一双弯弯的长长的水拉吧唧的毛毛眼，似能勾人的魂，让你心里痒酥酥的。有的小伙子凑着她多说几句话，就为了能叫她那双毛毛眼多扫几下。被她嘲骂一番，也觉得得意。小丫头长成大姑娘，在那个村里，就有点搁不下她了。哥哥

娶亲，嫂子进门后，和妹妹结成一气，盼望快点把她嫁出去。待听说辛家湾有人来提亲时，两人极力撺掇爹娘赶快同意。心里说，走得越远越好。这么个歪辣货，看有没有人能掐你的“尖儿”。有的小伙子觉得这样一枝花被外村人摘走，有些可惜。可又想，这种女人娶到家里是福是祸也难说。再说，恐怕争也争不来。她能把本村的哪一个看在眼里呢？心里酸酸地想一想，也就作罢了。这样，申志兰和辛家湾的辛寿石便定了亲。

定礼的丰厚，在村里是让人羡慕的。有单有棉春夏秋冬四时的衣裳、鞋袜，花花绿绿的鲜亮布匹，庄稼人的粗手掌一摸就要挂下丝来的绸缎，还有那在乡下少见的软软的针织内衣……满满地在炕上摊放了一天。让闻讯来看热闹的大姑娘小媳妇们直咂嘴咂舌：“看，看人家这大地方的人家，就是跟咱这穷旮旯不一样！”申志兰心里暗暗得意，但故意淡着脸：“这算什么，这算什么。”随手拿起一件上衣，在妹妹身上比比：“看看合适吧，给你留下一件。”妹妹撇撇嘴：“你个人稀罕吧，我哪配呀。”申志兰心里说：哼，眼馋吧你，你要是再看看那四通八达的火车火轮，还不知啥滋味呢。

与聘礼相适应，申志兰对爹娘提出，陪嫁的嫁妆不能寒酸了，不能叫婆家看不起。娘家不是富裕人家。可为了打发女儿喜欢，咬咬牙，紧紧裤腰带，做了六铺（褥子）六盖（被子），大褥子（炕上铺的）在外。冲门桌、大镜子、两个衣箱，还有两把椅子，一个脸盆架。这样，在村里就算上流的陪送了。可申志兰不满足，哭着闹着还要一对大立橱。这可不是一笔小的开支。娘劝说：“闺女呀，你是老大，紧跟着还有你妹妹呢。到时候要是也像你这样，还不把你爹娘吃了吗。我挣断青筋，也拿不出这么多呀！”申志兰不听，坚持不给大立橱就出门。妹妹对娘说：“打发她个高兴吧，给她做。到时候我有吗算吗，不叫你为难。”娘搂着二女儿掉了一阵泪。拿什么做呢？爹狠狠心，把屋后一棵长了三十多年的大榆树刨了，破成板子，凑合做了一对大立橱，申志兰这才没话说了。

雨哗哗地下着，路越走越滑。轿是车轿，一头毛驴拉着，路坑坑洼

洼。爬坡走到高处，驴滑得趑趄趑趄。低处，有了积水，毛驴迟疑着不迈步。赶车人使用鞭子抽，毛驴又猛蹿几步，把车摇晃得要翻过去。陪同的人步行，没带雨具，身上渐渐湿透了，不免骂骂咧咧，说老天不睁眼，真丧气。这时的申志兰，再“抠”，也发不起脾气了。她在轿里摇摇晃晃，上下颠簸。想着自己怎么这样倒霉，大喜日子遇到这鬼天气，不知今后日子怎样。反正这不是个好兆头。便抽抽搭搭止不住哭，直到脑袋也有了疼晕的感觉。路上误了时间，到辛家湾，进家时已过了正午。这又是不吉利。这里的风俗是上午迎亲举行婚礼，死人出殡才在下午。这也没有办法了。天意如此，没法计较了。

婚礼场面还算热闹，鞭炮放得够响，吹打也够起劲。新娘一下轿，年轻人直往前挤，要瞅新娘的模样。果然是有模有样！虽然脸上没有笑容，垂着眼皮，但那双毛眉眼间或一挑，眼波一转，便放出了光彩。

伙伴们起哄：“老跼好福气，人瘸命不瘸。这媳妇盖了帽儿了。”

“哈哈，瘸算个嘛呀，守着这样的媳妇，骨头也得酥了啊，怕道也走不了了……”

申志兰头皮一簌，心里一激灵：什么跼呀瘸的，怎么回事呀？便犯了猜疑。拜天地时，她就低着头留意辛寿石的腿，但没有看出什么毛病来。心里嘀咕着，合婚饺子一个也没吃，晚饭一口也没咽。只皱着眉头，耷着眼皮，长长的睫毛合着，推说胃不好受。别人只当是路上颠的淋的，没往心里去。新媳妇害羞，头顿饭不吃也是常有的。

夜里，帮忙的、看热闹的人们散去，辛寿石插上屋门，殷勤地给媳妇倒了一碗热水，又小心翼翼地把先准备的点心放在她面前，让她吃一点。因为她一天没吃没喝了。申志兰不理。辛寿石再三地哄劝着：“你好歹吃一点吧，别，别饿坏了身子。谁知这老天爷捣乱呢！”他以为媳妇还是因赶上下雨而不高兴。

申志兰盘腿在炕上坐着，把点心推在一边：“别扯这老天爷的事，这不怨你，是我命里该着。我的身子也没那么娇贵。你先说说，那跼呀瘸的是怎么回事？”

“嘛呀跼呀瘸的？”辛寿石一惊，心里先怯了。两手垂着，站在炕边。

“装傻呀？”申志兰长眼变圆了，显出了“抠”劲儿。

“装……装嘛呀，我听不明白。有嘛可装的呀……”辛寿石心里扑腾，嘴里还硬着。

“好，不装就好。你把这跼呀瘸的说明白了。”申志兰两眼直盯着辛寿石，手指着他的两条腿。

“别听他们瞎起哄，我没嘛可说的。”辛寿石躲闪着申志兰的眼光，话已经有些软了。

“好哇，你不说，我去问别人。”申志兰说着，从炕上出溜下来，撩开门帘就往外走。

“别，别……可别出去。我，我说……”辛寿石慌了，两手哆嗦着抓住申志兰的胳膊。

申志兰回过身来，板着脸：“那你就快说！”

“你，你坐下，别发火，听我慢慢说。”辛寿石把申志兰扶到炕上，自己站在炕下，哼哧了半天，只好把婴儿瘫的事讲了。随即在屋里转了几圈，“没事。你看，什么事都不碍的。提耪下种，赶车扬场，赶集上店，走亲访友……都不碍的。你放心好了。”

申志兰听着，脸由红变白，由白变黄，气越喘越粗。几次要发作，又忍着听下去。提到走亲访友，她更急了。这是最丢人现眼的了。远的不说，婚后三日回门，两人要一起回娘家。新姑爷是个瘸子，丢死人了。别人先别说，就是在一家人面前，这个风风光光长大的“抠”丫头，立刻就得矮下半截去。她似乎看到了嫂子和妹妹的白眼、撇嘴、冷笑……真是瞎眼了呀，怎么跟了个瘸子！她急，她怒，像有三把尖尖的刀子在扎她的心，她感觉天旋地转手指发凉眼睛里迸射着蓝色的火星儿……申志兰一头向辛寿石扎去。辛寿石站立不住，往后一退，跌坐在身后的条凳上，后脑勺磕在卧柜上，两手抱住了申志兰。申志兰大放悲声，娘啊命啊地哇哇哭了起来。

辛寿石又急又怕。他听说过，新媳妇第一天进门，是万万哭不得的。

否则，一辈子没有心静日子过了。他只好劝说。一个老实人，好话也不会多说，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别，别哭……有话慢慢说，别急坏了……让人笑话……”

申志兰心里越发堵得慌。她发现，这人老实，又太窝囊了，连个响屁也放不出来。怎么这样命不济呀，摊上这么块料。越想越气越急越委屈，想不哭也止不住了。

辛寿石浑身抖着，额头上、脸上的汗滴滴答答掉下来。他再也没有办法，便扑通跪在申志兰脚下：“好个姑奶奶了，往后任打任罚由你。只求你别哭别喊了。我给你磕头了……”

窗外传出了嘿嘿的笑声。这笑声，一下让申志兰止住了哭声。

从老辈子传下的风俗，结婚头三天没大小，即便是长辈，也能和新媳妇闹玩，有的甚至动手动脚，新媳妇也不能恼。听新房是免不了的。即使在寒冬腊月，一些年轻人也要在新房的窗外听房内的动静。瘾头大着呢，比看淫秽小说，听打情骂俏的戏文，还要过瘾。这是活生生的戏。有胆大的小伙子，甚至早早地趁着人多混乱时进了屋，偷偷藏在床下或者立橱、坐柜里，听一对新人如何言语动作。有的藏着憋不住，弄出动静来，或者钻出来，能把新娘吓个半死。这样的玩笑，开得再邪乎也没事，死不了人就行。新房里小两口儿的悄悄话传出去，有时被人一辈子当话把儿说。辛寿石头一夜就给媳妇磕头叫姑奶奶，这一手，就让他今后没法在人前抬头的了。

申志兰“抠”了几天，辛家家族的亲门近支都来说好话。申志兰也无可奈何了。进了婆家的门，就算生米做成了熟饭。哪有再反悔的事。娘家人也只能劝申志兰，当初把活人先看了，没有发现，只能怨自己。再说，人哪有十全十美的。不傻不呆，不缺胳膊少腿，能过庄稼日子就算了，还图个啥。今后生个一男二女，能有个出息，就有盼头了。

新婚的风波过去了。可是，那个“盼头”迟迟不来。

开始半个月，申志兰不让辛寿石近身。后来辛寿石好歹贴乎上了，但申志兰心里别扭，就是亲热不起来，冷冷的直挺挺的像半截木头。辛

寿石心里又急又怯，越急越慌越不行。撕掳半天，大汗淋漓，自己先败下阵来。以后，再也难以振作了。那个男女之间该用的玩意儿，只会撒尿了。偶尔上手，也是像鼓了半天劲吹起的气球，还没系上口飘一飘，便又撒气了，瘪了。申志兰对辛寿石越发看不上眼，而辛寿石对申志兰，越发百依百顺。你说往东不往西，你说撵狗不赶鸡。辛寿石的老爹看着儿子不争气，只能背后憋气。先是气管炎，后来发展成肺气肿、肺心病。在野外地里被一场大雨浇淋后高烧不退，便一命归西了。

两个人，一个恼恨着，冷；一个巴结着，热。冷冷热热，热热冷冷，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三年过去了。申志兰全权当家，就要想当家立业的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辛寿石没有说什么，申志兰却有点沉不住气了。

三年来，在辛家湾，光辛家一族，先后娶进十几房媳妇，都有了一男半女。申志兰虽说进了门自己当家，硬气得很，可在外面，姊妹妯娌在一起说起来，底气就没有了。女人连个蛋也不下，算什么女人。没有后代，香火怎么接。有病乱投医，看大夫，求偏方，吃草药……都不管用。上泰山，给泰山奶奶磕头许愿，也没有动静。瞒着辛寿石偷偷摸摸折腾了一番不见效，申志兰真有点着急了。

这种事，吵架也吵不起来。你不能吵到外面去，也不能让外人来评理。怎么讲，怎么评，说男人下不了种嘛，你再“抠”，谅你也没这么大的脸。女人真的浪不住了，也不敢公开叫嚷呀。白天齐寿石下地干活，带着干粮、水壶，中午不回家。晚上回来，急急地吃了饭抹嘴就走。如申志兰不做饭，他也不理。辛家一大家族，到谁家也能蹭口饭吃。他时常在外面混到半宿。回来时，申志兰已经睡了。辛寿石这一套，真把申志兰治了。好汉难破肉头阵。看着别人家儿欢女笑，有滋有味，自己像跟个死人在一起，冷屋冷炕，凄凄凉凉，眼泪只有往肚里咽。

日子一天天地挨。申志兰日见消瘦，一枝花枯萎下去。辛寿石只想躲着申志兰在外面混，他很怕回这个家。即使有时他很想回去，可那两条腿，却总是在忐忑，在徘徊，引他走向另外的路。

申志兰有些绝望了。

3. 在愧疚、惶恐和羞涩中唤醒

辛寿长来串门了。

辛寿石家五间北房，一明四暗相通。还有两间小偏房，够宽敞的。辛寿石成亲，两口子住西间，父亲住东间。父亲去世后，只剩两口人，更觉空落落的。辛寿石晚上常在外面混，申志兰一人在家，有时觉得心里发痒。

冬日里，天黑得早。辛寿石没回家。申志兰往灶锅里倒了半瓢水，从院里掐过一掐玉米秸，点把火烧热了，抓把玉米糝儿撒进去搅了搅，开了锅，粥就熟了。她把矮腿饭桌放在灶边，用脚勾过一只小凳子。把粥盛在碗里，窝头凉，可吃不了半块，懒得煊，便掰碎了泡在粥里，就着咸菜吃了半碗，就不愿下咽了。她把筷子一扔，手托着下巴，坐在小板凳上，眼睛盯着一个地方发呆，半天不动窝。碗筷不拾，锅也不刷，任它嘎巴着。她想，这哪像过日子的人家，找个男人跟没找一样，儿女也没有一个，听不见人声笑语，简直就是守活寡。越想越伤心，不禁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唉”。

“嫂子，跟谁叹气呢？”辛寿长悄悄迈进了屋门。

“啊，是大兄弟呀，你怎么有空儿来啦……快，快坐。”村长到来，申志兰有些慌，忙转成笑脸，赶忙站起来。

“怎么一个人吃呀，寿石哥呢？”辛寿长看着饭桌上的碗筷。

“他呀，不知死哪里去了。”申志兰的脸阴了下来。她把碗、筷放进锅里，盖上锅盖。用脚把饭桌和凳子往一边踢踢，把辛寿长让进里屋。辛寿长看申志兰搓着两手，一时接不上话茬儿，便坐在条凳上，自己掏出烟吸起来。

作为一家子还没出五服的兄弟，又是村长，对于辛寿石两口子的事情，辛寿长是有所了解的。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对于村里一些人家的经，辛寿长有时也帮着念念。他一出头，有些念不下去的经，往往就念下去

了。辛寿长对申志兰，按一家子小叔和嫂子的关系，见面有时也开几句玩笑。限于村长的身份，从未过头。不过，申志兰这样走到哪里都惹人愿意多看几眼的漂亮女人，辛寿长不可能不往心里去。有时深夜自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把本村那些有头有脸的女人像放电影一样过一遍，最后总是定格在申志兰身上。尤其那双不算大不是双眼皮可长长睫毛下有些朦胧的勾人魂魄的眼睛，真叫人火烧火燎。多少回，身下是自己的媳妇，心里想的唤的是那双毛毛眼。待一阵激动过后，心里叹道：真是好汉无好妻，赖汉子娶花枝。老天爷怎么要这样安排呀。

辛寿长不想和老天抗，和命争，只想尝尝美女的滋味，把深夜在自己妻子身上的梦想变成现实。一天晚上，他和辛寿石在一个酒场上。酒后，辛寿石和几个人玩起了牌，他退出来，在大街上遛了一圈。过辛寿石的家门，他站下瞅了瞅。对面一个人影走过来。他迎上去，看出是羊倌猪剩子，晃晃荡荡地哼着小曲。面目已看不清了，他没有吭声。猪剩子似乎也没有看出是他，没言语就过去了。辛寿长继续往前，走到了村东头才停住。两条狗一前一后从身边追过去。大概是一公一母，有情有义地嗷嗷叫着。整个村庄都沉浸在黑黑的夜里，静静地凝固了。辛寿长转身快步往回走。再到辛寿石家门口时，他听得见自己的心跳。他停下来，朝两边望了望，不再迟疑，侧身挤进了辛寿石家掩着的大门。

在申志兰眼里，辛寿长是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论个头，他并不比辛寿石高，面孔也不如辛寿石白净，黑而粗糙，还有些疙疙瘩瘩。见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斜竖着插向两鬓的两条粗眉，和略显凹陷的两只圆眼。看人时，透出的是一道寒光。又时时眯着，露出一丝暖意。这样一张生动的脸，见一面就让人难以忘记，想到力量、意志、坚强、深邃。这个男人过五关斩六将的一些经历被村里人传说着，被引为辛家家族的骄傲。这样的男人当辛家湾的村长，是理所当然的。申志兰在心里崇拜他。自己的男人跟他比，提鞋也不跟趟。每次和辛寿长相遇，在田里，在路上，他总是站住脚，眯着眼，点点头，叫一声嫂子。她愿意和他多说几句话，可总觉得脸发热，心发慌，嗓子眼儿发干。这有对辛家湾当

家人的敬畏，也有对这个好男人的羞涩和想接近而又装得漫不经心的情感。待走过去再回头时，这个男人还眯着眼含着笑着看着她。那双平常对村里人不无威严的圆眼里，透着别有心思的女人才能读出的意味。

过去几年来，这个男人的影子只是一次次在脑海里闪过而摸不着抓不住。现在，他活生生地坐在面前了。

静极了。静得发闷，闷得呼吸有些急促。男人女人面对面，女人屁股斜倚在炕沿上，半站半坐，看看眼前的男人，又瞅瞅外屋，不知要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女人摸索着拿起桌上辛寿石抽的烟袋，想递过去。看男人手里的半截卷烟还亮着红火头，便把烟袋又放下了。外屋锅台上的油灯“劈啪”响了一下，提醒了女人。她站起来，说“我把灯端进来说话”，便把灯端进来放在桌子上。火苗跳动着，照出了女人脸的红晕。那双毛毛眼里像有水波动。

男人仰着头，眯着眼笑：“我看寿石哥老在外面打恋恋。这么美的嫂子，像是还拢不住他的心呢。”

女人偏过头：“美嘛美，他当我是个老虎，怕咬他呢，还不躲远点。”

“能有嫂子这样的花老虎，咬两口也是好事呀！”

女人说：“哼，我才不咬他那块臭肉呢。”

男人笑笑：“嫂子要是不嫌腥，咬我两口尝尝？”

女人抿着嘴一笑，剐了男人一眼，脸更红了：“我可没那个胆儿。”

男人站起来，抖抖两条腿，把烟搁在桌子上掐灭，又坐下来：“要是有了孩子，也不会这么冷清了……该有了吧？”

“孩子怕难有指望了……唉，就这么混吧。”女人低下头，声音变小了。

男人心里一动，依然笑着：“没个孩子不行啊，咱辛家就盼着人缘旺呢……要不，换个耷把儿试试。地是好地，就能耩出苗来。”

女人嗔笑着，眼皮一挑：“别瞎说了。你这村长也不怕人笑话呀？”

男人心跳加快了，身上也热起来。他看女人懂了他的意思，也丝毫没有恼怒的表示。而且，脸红得放出光来，似羞非羞，睨视着他，嘴角